

2000多年前,张骞凿空西域,一条绵亘万里、连接亚欧的丝绸之路,开启了中西方文明交流发展的恢弘篇章。古老丝路上,武威这颗光彩夺目的明珠,如何传承中华文明?如何孕育了特色鲜明的凉州文化?

本报邀请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专家学者撰文,以飨读者。 —编者

# 凉州文化的独特魅力——中华文明在祖国西部的高光时刻

□ 赵大泰 王雪军 刘娜



凉州白塔寺 刘忠摄影

2023年6月2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,对于中华文明五个方面的突出特性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和精辟的概括,即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、创新性、统一性、包容性、和平性。武威,古称凉州,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,中国优秀旅游城市,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的出土地。凉州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,其生成、发展、演变的历程与中华文明的“五个突出特性”深度契合,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和外延,彰显着鲜明的时代价值。

## 绵延一脉的连续性



武威文庙 刘忠摄影

凉州文化是一支传承悠久、源远流长的中华地域文化。其突出的连续性,实证于绵延一脉的儒学传承。一部凉州史,也是一部儒学教育史。

凉州儒学文化底蕴深厚,文脉绵长。自汉武帝凿空西域,设立河西四郡后,中原儒家文化开始在凉州传播、保存、发展,经过西汉初兴、五凉兴盛、隋唐繁荣、夏元延续、明清鼎盛,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儒家文化体系。

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政策,造就了两千多年的儒学教育道统,早在西汉平帝元始三年(公元前3年)武威郡就设立了郡国学。据《后汉书·任延传》记载,东汉光武帝建武中,武威太守任延,建立了武威郡国学馆。三国时期,重置凉州,上升为全国十三州之一。据《水经注》记载,魏嘉平年间,武威太守条茂,在姑臧灵渊池修建学官,为讲学读书之处。西晋惠帝时,凉州刺史寇恂令“郡县立学校,兴礼让,民俗顿改”。

五凉时期,凉州儒学教育迎来了第一个高峰。前凉创始人张轨于永宁初年(301年)任凉州(州治姑臧)刺史后,立学校,重礼教,并收录九州郡僚子弟500余人,传授儒学,培养人才,置崇文祭庙,儒学大兴。其后张重华也很重视讲学授徒,一时出现“在朝卿士、郡县守令,受业独拜床下者二百余人”的盛况。前凉并重视国学与私学,对培养人才起了重要作用。《资治通鉴》说:“凉州自张氏以来,号为多士”。397年,鲜卑族秃发氏建立的南凉政权也十分重视文化教育。据史料记载:南凉主秃发利鹿孤建立学校,开庠序,以田玄冲、赵诞为博士祭酒,以教贵族子弟。

隋朝是一个短暂的王朝,但给中国带

来了科举制度。隋文帝统一全国,废除九品中正制,代之以考试选拔人才的科举制。隋炀帝继位,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,其规模超过了文帝时期。唐朝时期,凉州先后为凉州总管府、都督府、河西节度使治所,一度成为拱卫长安的通都大邑。唐朝完善了科举制,刺激了儒学发展。凉州府治姑臧,设府儒学,置博士1人、助教2人,教授学生60人。

西夏蒙元时期,凉州为游牧民族统治,但儒学教育道统并未断绝。西夏时凉州为西夏辅郡,其地位仅次于都城兴庆府(今银川),府内设立藩学,以科取士。通晓汉文的李元昊,命大臣野利仁荣依照汉字结构,创制西夏文字6000多个,翻译《孟子》《孝经》《尔雅》《四言杂字》作为教科书。元朝灭西夏,西凉府改为州,设州儒学,有学政1人、教谕1人,授业学生30人,收录蒙古贵族子弟就学。

明朝时期,凉州复归汉族统治,儒学教育复兴。明正统二年(1437年),兵部右侍郎徐晞镇守凉州时,设凉州卫儒学(地址武威文庙西侧),学额20人,两年一贡。明时,陕、甘两省乡试地址在西安。凉州卫应试生员必远涉千里,去应乡试。景泰元年(1450年)秋,举行乡试,凉州庠考中举人。凉州卫在明代考中文举8人,武举4人,贡生73人,考中进士的仅李锐1人。

清朝时期,由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,凉州之地文教发达,人文荟萃,文风鼎盛,甲于秦陇,儒学教育迎来了第二个高峰,形成了“右文之盛,前所罕见”的盛况。清雍正二年(1724年),凉州卫改为凉州府,府治设在武威县。有清一朝,凉州府考中进士者高达57人,其中武威41人,镇番10人,古浪1人,永昌3人,平番2人。

设鱼龙曼延,宴高昌王、吐屯设于殿上,以宠异之。其蛮夷陪列者,二十余国。”“复令武威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,骑乘填咽,周亘数十里,以示中国之盛,帝见而大悦。”

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,继承了隋朝的《九部乐》,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形成了《十部乐》。在唐代崔令钦的音乐著作《教坊录》中著录的开元、天宝年间的宫廷演奏的大曲曲名共有46个,其中有《凉州》《伊州》《甘州》三个以地名命名的曲名。“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。”《凉州》等曲谱是地方官对“音乐皇帝”投其所好进献上去的。开元六年(718年),陇右诸军节度大使、鄯州都督兼任陇右经略使郭知运进献了《凉州》等乐谱。开元十五年(727年),凉州都督杨敬述率乐工、舞伎、倡优,前往唐都长安进献了大型歌舞曲——“凉州”。杨敬述进献的《婆罗门曲》,经唐玄宗修改润饰成为《霓裳羽衣曲》。著名诗人白居易写有描绘该大曲演出过程的生动诗篇《霓裳羽衣舞歌》。

据唐代郑繁所撰的《开天传信记》载:“西凉州俗好音乐,制新曲曰‘凉州’,开元中列上献之。”当“凉州曲”进入长安时,唐玄宗将凉州献乐人召进皇宫,又召在京的亲王、大臣、贵胄们进宫一同观赏。虽有大臣指出“凉州曲”有失“先祖乐律”,但酷爱乐舞的玄宗皇帝还是将“凉州曲”定为国乐。此后,“凉州”屡经加工提高,成为唐人歌舞大曲的领袖之作。

“凉州大曲”自进入长安后,便立即得到唐社会各阶层的喜爱。唐诗人杜牧的《河湟》诗“唯有凉州歌舞曲,流传天下乐闲人”便是例证。“凉州大曲”不仅在宫廷和寺院中深受追捧,更主要的,是在民间的影响更为深远。随着凉州大曲的风行,为“凉州曲”写歌词也成为一种时尚。唐诗中的明珠——“凉州词”由此诞生。王之涣、王翰、孟浩然、张籍等人的《凉州词》都成为千古名作。

《三国演义》第一回里面写道:“话说天下大势,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。周末七国分争,并入于秦。及秦灭之后,楚、汉分争,又并入于汉。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,一统天下,后来光武中兴,传至献帝,遂分为三国。”虽说天下大势,分分合合,但中国“大一统”的观念自春秋时期便根深蒂固,秦汉以降的2000多年间,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无法扭转的历史趋势。

凉州位于黄土高原、蒙古高原、青藏高原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带,是跨越黄河,经由河西走廊经略西域的桥头堡,具有“凿空西域,隔绝羌胡”的战略地位。凉州文化天然具有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基因,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,无论遭遇多大挫折,凉州都与中原如骨肉一般不可分离。东汉年间,放弃凉州的提议,两次被否决就是明证。

东汉安帝永初年间(107-113年),凉州先零种羌人屡次反叛,朝廷派车骑将军邓骘讨伐。永初四年(110年),羌寇又卷土重来,兵费日广,且连年收成不好,谷每石暴涨至五万余钱。谋士庞参向邓骘提议:“使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辅”,即把凉州边郡之地不能生存的人民迁徙至首都长

安一带。邓骘认同,欲弃凉州,并力北边。召集公卿商议,邓骘曰:“譬若衣败坏,一以相补,犹有所完,若不如此,将两无所保。”邓骘认为,当时的形势就似有两件破衣服,放弃一件修补另一件,则有一件完整的,否则两件都是破衣服,也就是要采取“拆东墙补西墙”的策略才是解决方案。公卿皆以为然。郎中虞诩则坚决不同意,他向大尉张禹提出了不能放弃凉州的三条理由,这便是《凉州三不可弃议》。

虞诩提出不能放弃凉州的三条理由,一是先帝开疆拓土,殊为艰苦,今若放弃就是辜负先帝;二是凉州是长安藩卫,如果放弃,则长安将成为战争前线,皇陵都处于羌胡威胁之下;三是放弃凉州,将引发凉州人的反抗。谚语说“关西出将,关东出相。”烈士武臣,多出凉州,土风壮猛,便习军事。凉州自古尚武,对朝廷忠心耿耿,守卫边疆推锋执锐,父子战。如果凉州被放弃,凉州英雄怨恨反叛,则推翻朝廷在须臾之间。

虞诩绝不放弃凉州的建议得到了采纳。东汉朝廷对羌胡叛乱采取了剿抚并用的策略,使得凉州之地羌汉并存。元初元年(114年),庞参升为护羌校尉,叛羌怀

凉州作为“民族大熔炉”,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。历史上的凉州是多民族生活的舞台,月氏、羌、氏、乌孙、匈奴、党项、畏兀儿等民族曾在此活动,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多民族文化。原居住于哈密吐鲁番一带的一支畏兀儿族人,蒙元时期西迁凉州后融入当地民族大家庭,落地生根。清代学术大家张澍的母亲就是其后裔。

畏兀儿,亦称作“畏吾儿”等,是中国西北一个古老的民族。畏兀儿其实是“回鹘”的蒙古语的汉字音译,主要指西州回鹘及其内迁的后裔。此名称的使用始于成吉思汗以后的蒙古汗国和元朝,明朝也继续使用。

唐懿宗咸通七年(866年),北庭回鹘大首领仆固怀率一支回鹘人在今天山东段南地区创建“西州回鹘”,或称“高昌回鹘”,仆固俊被称为“仆固天王”“不可汗”。宋辽金时期,高昌回鹘一度臣服于西辽。臣服之后,高昌回鹘首领被降为“亦都护”(idikut,有福的君主),西辽皇帝在其国都派驻有监护使。

1206年,成吉思汗建大蒙古国。亦都护巴而术·阿而忒·斤赤西迁监护使,遣使成吉思汗表示降服。1211年,巴而术应召携贡物至漠北,成吉思汗使与诸皇子齿,列第五,并许嫁以皇女也立安敦。畏兀儿人成为蒙古属部后,除了亦都护应岁时进贡珍宝物、遣贵族弟子入质以外,

战国时期著名兵书《司马法》中“故国虽大,好战必亡;天下虽安,忘战必危”的名言警句。武威一词便典型体现了汉民族崛起之初,大力开拓边疆、推进民族交融的锐气雄心。

在王朝国家的广阔疆域之内,气候人文千变万化,绚烂多姿。为维护国家统一与边疆安定,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整合众多族群力量,即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,仍然锐意进取、顽强坚守。在这之中,西北边疆虽然气候寒冷、地势高耸、资源不足,但却长期凭借广阔草原所孕育而出的彪悍战马,发展出强大的骑兵战术,在中国历史中扮演了重要乃至决定角色。“凉州大马,横行天下”,一度成为人尽皆知的民谣。在中国历史上也长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:“夫作事者必于东南,收功实者常于西北。”

东汉灵帝中平年间(184-189年),朝政日益腐败,王朝摇摇欲坠。崔烈本为冀州名士,颇有声望,但在汉灵帝卖官鬻爵的政策下,也只能于中平二年(185年)花费五百万钱谋取了司徒一职,位列三公。凉州金城郡人边章、韩遂统兵,威行当地。中平元年(184年),凉州宋扬、北官伯玉、李文侯等羌胡势力劫持边章,韩遂推举为首领,以诛杀宦官为名,举兵十万叛乱。叛军杀死了金城太守陈懿,兵发长安,先后与皇甫嵩、张温、董卓、孙坚等名将抗衡,引起天下骚动。

朝野震动,司徒崔烈建议放弃凉州。汉灵帝召见百官商议,议郎傅燮强烈反对崔烈的建议,便站出来进言:“斩司徒,天下才能安定。”傅燮上陈了不能放弃凉州的原因,这便是著名的《勿弃凉州对》。

傅燮指出,凉州是天下要冲,国家藩卫,放弃凉州后果难以承受。最终,汉灵帝刘宏听从了傅燮的建议,但也没有降罪崔烈。中平三年(186年),韩遂接受朝廷招安,发动兵变,杀死了边章与北官伯玉、李文侯等叛军首领,至此“边章之乱”平息。虽然之后韩遂拥兵割据一方,但凉州复归于东汉统治。

## 兼容并蓄的包容性



天祝则柔 牛继荣摄影

成吉思汗还在畏兀儿人的一些城市设置达鲁花赤,直接管辖。

窝阔台之后,蒙古亲贵之间的汗位之争接连不断,高昌回鹘亦饱受战火。西北宗王海都与都哇叛乱时,高昌屡次遭到焚掠。至元十二年(1275年),都哇及其弟卜思巴率大军进围火州(今吐鲁番东三十里),围城六月,城中食且尽。亦都护火赤哈儿不得已献出女儿,换取都哇退兵。战后火赤哈儿亦都护入朝,元世祖忽必烈妻以元定宗贵由女巴巴哈儿公主,又赐钞12万锭,并以火赤哈儿保卫火州城的事例教训诸皇子。

由于别失八里(北庭,今新疆吉木萨尔境内)已陷敌,火州城安全受到威胁,火赤哈儿只得再度东迁,移居哈密里(今哈密)。不久西北叛王兵突至,猝不及防,火赤哈儿战死,其子纽林的斤继任。

## 骨肉难分的统一性

部分畏兀儿民众在亦都护纽林的斤的率领下,避居甘肃永昌(今武威市凉州区永昌镇)。海都之乱结束后,纽林的斤被元世祖忽必烈册封为高昌王,亦都护,兼得两颗金印,高昌王印使用于内地,亦都护印使用于畏兀儿国境,但是实际上已经无法控制其境。

内迁至永昌的高昌王家族在元朝一直是地位显赫的贵族。到了明朝,逐渐汉化,到了清朝乾隆年间,这个家族已经败落了。清代学术大家武威进士张澍的母亲就出自永昌一带的于家湾,是高昌王畏兀儿族的后裔,这在《养素堂文集·先安人母氏遗事述》里有详细记述。

张澍九岁时母亲去世,他后来写了《先安人母氏遗事述》一文怀念母亲。文中记述,张澍八岁时,舅母病亡,遂与母亲一同去张掖二十里的于家湾祭舅母,并在舅舅家留宿数日。有一天,张澍和母亲到后院,看到家祠正中悬挂着的数十幅高鼻大颡、冠冕珥貂的人物像,文字标注有“湖广行军平章政事尚书左丞相”“佩金虎符大将军”“佩珠虎符大将军”“佩三珠虎符大将军”等。恰好舅舅的幼子经过,被张澍的母亲叫住,便对张澍说:“你舅舅家在前朝家族显赫,多以武功著称,所藏谥命很多,如今舅舅务农,良田荒废,家境败落。年岁已老,心情抑郁,奈何言之,泪洒洒下。”张澍当时也不禁失声痛哭。住了数日,舅舅便用车把张澍母子送回了家。

## 止戈为武的和平性

限,不得不对匈奴采取妥协退让的亲和政策,但这并不能满足匈奴奴隶主的贪欲。《汉书·匈奴传》记载:“匈奴寇盗不为衰止,而单于反益加骄倨。逮至孝文,与通关市,妻以汉女,增厚其赂,岁以千金,而匈奴数背约,边境屡被其害。”

汉王朝迫不得已,只能采取逐渐积蓄力量、反击匈奴侵略的政策。汉武帝元光二年(公元前133年)诱敌的马邑之谋,揭开了抗击匈奴战争的序幕。经过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、公元前121年的河西之战和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,“匈奴远遁,而漠南无王庭”,基本上解除了匈奴的威胁,赢得了边地的安宁。可见汉朝抗击匈奴的战争,完全是被迫的,完全是出于自卫反击、谋求和平的目的,是不得已而为之,绝非是对他人的侵略和领土扩张。

匈奴远遁,河西空虚,然而大月氏、乌孙等原居民族并不想迁回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汉室不得已只好自己往河西走廊移民徙边,置设郡县,屯田积谷,开发经营河西。因而汉室占领河西,完全是出于抵御匈奴骚扰、隔绝羌胡、维护边地和平安全和道路畅通的防御性目的,而非为了领土扩张。如果不这样的话,匈奴就会重新打进来,重新占领河西,重新构成对汉朝北部边境安全及丝绸之路通道的严重威胁。

(作者系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干部)



古浪长城 刘忠摄影

霍去病征伐河西,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,凉州之地彰显大汉“武功武威”之意,故名“武威”。然而,止戈为武,武功武威的背后蕴含着追求和平目标。凉州文化中的和平实践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夯实了历史基础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现海指出,中国古代是“慎战”传统与“重战”传统辩证统一。古代中国是典型的王朝国家,与现代民族国家不同,王朝国家拥有广阔疆域、多种族群、多元文化。维护王朝国家的长期统一发展,既需要中华文明连绵传承的人文化成,同样也需要强大实力的自强壮大。

中国古代表对于发动战争具有十分谨慎的态度,由此而形成“慎战”传统;但另一方面也一直认可、注重战争的历史作用,由此而形成“重战”传统。“慎战”传统与“重战”传统的辩证统一,鲜明体现在